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eep red background with a dynamic, flowing golden-yellow ribbon-like pattern on the right side. The English title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is printed in a white, sans-serif font. Below it, the Chinese title '《语言研究》学习指要' is displayed in a large, bold, white font with a thin black outline. The background also contains faint, large-scale English text that reads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语言研究》学习指要

主编 赵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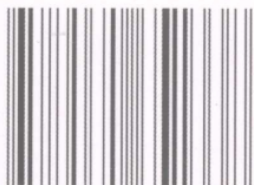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GUIDE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责任编辑：张玉红

封面设计：于新新

ISBN 978-7-5316-5133-8



9 787531 651338 >

定价：26.80元

《语言研究》学习指要

主 编 赵华威

副主编 李佳楣

刘艳秋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学习指要/赵华威 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16-5133-8

I. 语... II. 赵... III. 语言学-教材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8)第 132237 号

《语言研究》学习指要

YUYAN YANJIU XUEXIZHIYAO

主 编 赵华威

副主编 李佳楣 刘艳秋

责任编辑 张玉红

封面设计 于新新

责任校对 张培孜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佳木斯市劝业印刷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5133-8/G·4005

定 价 26.80 元

前 言

George Yule 在《语言研究》序言中写道：“之所以尝试编写此书，目的是提供全面的视角，以帮助读者了解语言是什么，及语言研究者探究语言问题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对人类来说，语言的本质仍是未解之谜。与自然科学相比，语言学尚属新兴研究领域。事实上，任何一门语言的使用者，其‘无意识’掌握的语言知识要比专门研究该语言的那些语言学家所能描述的语言知识更全面。因此，我希望读者能以一种批判的态度阅读此书，将书中对语言的描述与你们对语言的本能掌握情况相比较。倘若真能以此种方式阅读完毕，或许你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对语言的形式，还是对语言的功能，你所了解和掌握的并不少！或许你还会有这样的感受：原来你也能够提出那些专业语言学家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虽然《语言研究》是为语言学初学者编写的入门教材，但因其涉及面广，包含语言和与语言有关的基本研究，以及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对初学者来说，完全理解和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并非易事。因此，我们特编写此书——《语言研究学习指要》，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向读者和学习者灌输 Yule 的一家之言，因为这本身就违背 Yule 所提倡的“批判的态度阅读此书”的初衷，我们只是希望它能够帮助英语专业学生及广大英语爱好者更好地

理解《语言研究》，更重要的是为语言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本书按照《语言研究》的章节进行编写，每章由三个部分组成：

1. 本章要点：将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和知识框架进行归纳并简明介绍。

2. 参考译文：将原作全部译成汉语，翻译过程中注重忠实原文，力求通顺、流畅。

3. 术语解释：将各章节中的语言学专业术语用英汉双语进行阐释，力求通俗易懂、简洁生动。

之所以没有给出各章节后讨论问题的答案，原因在于编者不想以任何个人理论和见解抹杀读者自主思考、发表独特见解的能力。因为语言研究领域里的任何问题，其本质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此书编写工作主要由赵华威(第1章~第7章)、李佳楣(第8章~第14章)、刘艳秋(第15章~第21章)合作完成。最后，由赵华威统筹校对并整理。另外，亲人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及无私奉献是此书得以付梓和出版的有力保障，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由于本书涉及面广，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纰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8年8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语言的起源	(1)
本章要点	(1)
参考译文	(2)
术语解释	(9)
第二章 书写文字的发展	(10)
本章要点	(10)
参考译文	(11)
术语解释	(18)
第三章 语言的属性	(20)
本章要点	(20)
参考译文	(21)
术语解释	(30)
第四章 动物与人类语言	(32)
本章要点	(32)
参考译文	(33)
第五章 语音	(42)
本章要点	(42)
参考译文	(43)
术语解释	(54)
第六章 语音模式	(57)
本章要点	(57)
参考译文	(58)
术语解释	(67)
第七章 词与构词法	(69)

本章要点	(69)
参考译文	(70)
术语解释	(78)
第八章 形态学	(81)
本章要点	(81)
参考译文	(82)
术语解释	(90)
第九章 短语和句子:语法	(92)
本章要点	(92)
参考译文	(93)
术语解释	(103)
第十章 句法学	(106)
本章要点	(106)
参考译文	(107)
术语解释	(119)
第十一章 语义学	(120)
本章要点	(120)
参考译文	(121)
术语解释	(133)
第十二章 语用学	(135)
本章要点	(135)
参考译文	(136)
术语解释	(146)
第十三章 话语分析	(148)
本章要点	(148)
参考译文	(149)
术语解释	(160)
第十四章 语言与机器	(162)
本章要点	(162)
参考译文	(163)
术语解释	(172)
第十五章 语言与大脑	(174)

本章要点	(174)
参考译文	(175)
术语解释	(188)
第十六章 第一语言习得	(190)
本章要点	(190)
参考译文	(191)
术语解释	(205)
第十七章 第二语言习得	(206)
本章要点	(206)
参考译文	(207)
术语解释	(216)
第十八章 手势语	(220)
本章要点	(220)
参考译文	(221)
术语解释	(229)
第十九章 语言的历史和变迁	(230)
本章要点	(230)
参考译文	(231)
术语解释	(241)
第二十章 语言变体	(243)
本章要点	(243)
参考译文	(244)
术语解释	(254)
第二十一章 语言、社会和文化	(257)
本章要点	(257)
参考译文	(258)
术语解释	(267)
参考文献	(269)

第一章 语言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本章要点

- 1 语言的起源(The origins of language)
 - 1.1 “神授说”(The divine source)
 - 1.2 自然声音说(The natural-sound source)
 - 1.2.1 模仿自然声音(Bow-wow theory)
 - 1.2.2 表达情感(Natural cries of emotion)
 - 1.2.3 劳动号子(“Yo-heave-ho” theory)
 - 1.3 口语——体势相关说(The oral-gesture source)
 - 1.4 言语遗传学(Glossogenetics)
- 2 语言的功能(Functions of language)
 - 2.1 互动(Interactions)
 - 2.2 传递(Transactions)

参考译文

“语言的产生并非那样单调、乏味,或许我们可以在最早的诗歌和歌谣中找到人类语言起源的线索。这个过程伴随着嬉戏和欢乐……年轻的少男少女为了吸引自己的心上人竞相地唱着,跳着,希望能够让自己心仪的对象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就这样,在求爱的过程中,语言诞生了。”

Otto Jespersen (1921)

丹麦语言学家 Jespersen 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自娱活动。当然,和所有其他关于语言起源的说法一样,这种设想也只是人们的主观臆测。口语比书面语出现早很多,对此人们已毫无争议。然而,语言究竟如何起源?对这个问题我们却依然无从得知。(Jespersen's proposal that human language originated while humans were actually enjoying themselves is one of the more endearing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It remains, however, a speculation. We simply do not know how language originated. We do know that spoken language developed well before written language.)地球上,人类生命的痕迹可以追溯到大约五十万年前。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祖先语言的直接证据。或许一个简单的录音机残片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早期语言的线索,但是除了祖先的骨骼,在语言方面我们一无所获。或许也正是因为直接有效证据的匮乏,才会有种种关于人类语言起源问题的思索和假设。本章的重点就是给读者提供一些语言起源的相关假说。

“神授说”(The divine source)

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创造亚当,“亚当给万物命名,万物因此得名。”(《创世记》2:19)在印度传统宗教中,梵天是宇宙的创造者,而语言则源于梵天的妻子——女神 Sarasvati。很多宗教都遵循人类语言神授说。(In most religions, there appears to be a divine source who provides humans with language.)为了重新发现这种初始的、神授语言,人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但是结果却矛盾重重。这些实验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即便婴儿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语言输入,他们也会自发地开始使用某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所谓的“初始的、神赐语言。(The basic hypothesis seems to have been that, if infants were allowed to grow up without hearing any language, then they would spontaneously begin using the original God-given language.)

大约公元前 600 年,埃及法老 Psammetichus 曾经对两个新生婴儿进行了此类残忍的实验。他命令两个婴儿与一个哑巴牧羊人及一群山羊一起生活,这样,婴儿便没有任何接触人类有声语言的机会。据说两年后,两个孩子自发地说出了一个单词,然而这个单词并不是埃及语,反而更像弗里吉亚语 *bekos* (在弗里吉亚语中 *bekos* 的意义是“面包”)。法老因此得出结论:弗里吉亚语是原始语言。当然,今天听起来这个结论未免有些荒谬,因为,很显然婴儿并不是从人类那里习得这个“单词”。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说,他们一定是在模仿山羊的叫声。(去掉 *bekos* 的词尾 *-kos*,剩下部分的发音是不是与山羊的叫声很相似?)

公元 1500 年左右,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命人进行了类似的实验。据说,实验结果是儿童竟然开始讲希伯来语!当然,还有一些类似的儿童独居、彻底与人类语言隔绝的事例。让人沮丧的是,所有这些事例都无法印证那些所谓的“神授语言”的实验结果。在生命早期,如果儿童没有机会接触人类语言,那么成长过程中将不再可能拥有语言。如果“语言神授说”确实成立,人类就不可能重新建构这种初始语言。(Children living without access to human speech in their early years grow up with no language at all. If human language did emanate from a divine source, we have no way of reconstructing that original language.)别忘记《圣经》中有关巴别城^①的记录,“因上帝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创世纪》11:9)

自然声音说(The natural-sound source)

“自然声音”的概念为语言起源的另一假说提供基础。“自然声音说”认为人类语言的原始词汇是先民通过模仿自然界的聲音而形成。(The suggestion is that primitive words could have been imitations of the natural sounds which early men and women heard around them.)例如:当一个东西飞过,发出 *caw-caw* 的声音,早期人类就会模仿这种声音并以此来命名它。同样,当发出 *cuckoo* 声音的东西从头顶飞过,当时的人类就用这种自然声音来命名这个飞过的东西。所有现代语言都或多或少包含这种模仿自然声音的词汇,这一点似乎可以用来支持自然声音说理论。以英语为例,*cuckoo*, *splash*, *bang*, *boom*, *rattle*, *buzz*, *hiss*, *screech*, *bow-wow* 等可以用于证明自然声音模仿说的合理性(因此该假说也被称为“bow-wow theory”)。但是,虽然

注释①——巴别塔:根据《圣经·创世纪》第 11 章记载,洪荒之后,天下人都讲一样的语言,都有同样的口音。他们妄图联合起来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使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巴别塔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此故事试图为世界上出现不同语言和种族提供解释,那共同的语言被称为亚当语。历史上曾有学者提出某种语言是原始语言,例如希伯来语、巴斯克语等。

任何语言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拟声词,其数量却极为有限,更多的词汇与模拟声音无关,更不用说那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汇。还有人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系列用来命名实体的单词,对此我们也持怀疑态度。(While it is true that a number of words in any language are onomatopoeic, it is hard to see how most of the soundless, not to mention abstract, entities in our world could have been referred to in a language that simply echoed natural sounds. We might also be rather skeptical about a view that seems to assume that a language is only a set of words which are used as “names” for entities.)

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原始声音来自人类表达情感的叫声(The original sounds of language came from natural cries of emotion.)。例如:疼痛、气愤、欢乐。根据这种观点,“ouch”与表示“疼痛”的意义相关联,其他的感叹词如 *Ah! Hey! Wow! Yuck!* 并不是像我们书写时那样通过辅音和元音的拼写使用而发出。通常这些词是因为突然的吸气而产生。根本说来,人类在情感反应中发出的声音不会用于他们语言其他的方面,因此,这些表达情感的词汇依然不能用来解释声音的来源问题。(Basically, the expressive noises people make in emotional reactions contain sounds that are not otherwise used in their language and, consequently, seem to be unlikely candidates as source-sounds.)

还有一种自然声音说被称为“劳动号子理论”。该理论认为早期人类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时,特别是当很多人一起劳动需要合作时就会发出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就成为我们现代语言的起源。(One other “natural sound” proposal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yo-heave-ho” theory. The sounds of a person involved in physical effort could be the source of our language, especially when that physical effort involved several people and had to be coordinated.)因此,先民们共同抬起大树或者死掉的猛犸象时很可能会发出一些哼声、呻吟声或者诅咒声。该理论的魅力在于,它开始将社会情景因素考虑在人类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无论人类语言如何产生,它都应该是早期人类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使用。虽然“劳动号子理论”已经考虑到人类语言的使用问题,但它依然没有给语言起源问题一个合理的解答。猿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同样会发出哼声、呻吟声以及有社会属性的叫声,但是这些动物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发展出语言能力呢?(The appeal of this theory is that it plac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anguage in some social context. Human sounds, however produced, may have had some principled use within the social life of early human groups. This is an interesting idea which may relate to the use of human produced sounds. It does not, however, answer the question regarding the origins of the sounds produced. Apes and other primates have

grunts and social calls, but they do not seem to have developed the capacity for speech.)

口语——体势相关说 (The oral-gesture source)

语言起源的另一假说认为,语言的发音起源与体势和口头发音之间的联系有关。(The origins of the sounds of language involves a link between physical gesture and orally produced sounds.)显然,体势可以用来表达许多意图和情感状态。事实上,虽然语言技能高度发展,但是各种各样的体势,包括身体、手和脸的使用,同样是现代人进行非语言交际的主要方式。

口语——体势相关说强调体势与口头发音方式的特定对应。该假说宣称,一系列用于交际的体势首先发展,进而一系列口部动作随之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舌、唇等的活动与人体动作或手势相似。(The “oral-gesture” theory, however, proposes an extremely specific connection between physical and oral gesture. It is claimed that originally a set of physical gestures was developed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n a set of gestures, specifically involving the mouth, developed, in which the movements of the tongue, lips and so on were recognized according to patterns of movement similar to physical gestures.)例如,可以想像在说“goodbye”时,舌部的动作(口头发音方式)正符合表示相同意义的挥手动作(体势)。Sir Richard Paget (1930)提出的“独特的舌唇哑剧表演”^②就是该理论的鲜明代表,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的理论多少有些怪异和难以接受。

我们可以用特定的姿势或者哑剧达到交际目的,但是很难找到更多口语与体势相对应的例子。况且,还有大量的语言信息无法通过姿势来传达(We can, indeed, use mime or specific gestures for a variety of communicative purposes, but it is hard to visualize the actual “oral” aspect which would mirror many such gestures. Moreover, there is an extremely large number of linguistic messages which would appear to defy

注释②——Sir Richard Paget 的贡献在于解释语言的起源和本质,他认为人和其他较高级的动物原始都能发声。但声音如兽类的吼啸,人类的呼嚎,本来纯是表现感情的。鸟兽的鸣声不算语言,人类的哭声、笑声或感叹也不是语言。语言的本质作用是传达不带感情(或加上感情)的“意念”(idea)。但是人最初传达“意念”不是用声音,而是用全部肢体,尤其是手的动作。所以传达“意念”的语言先驱,是肢体活动姿势,特别是手的姿势。可是根据人类的生理特点,手的活动和口部活动是有特别灵敏的相互感应关系。所以人最初传达“意念”,用肢体,特别是手的活动时,口腔各部器官肌肉也随着活动。随着传达“意念”的肢体变动姿势,口腔各部也起相应的活动时,随着不自觉的发出各种不同而和肢体所要传达的“意念”恰恰适应的声音,这种种声音慢慢发现也可以独立代表肢体姿势本要传达的“意念”,这就是语言的起源。但他特别强调语言声音的产生原是“不自觉的”、附随的。换句话说,语言的本质,还是受意念支配的全肢体肌肉姿态活动,语言的声音只是副产物。

transmission via this type of gesturing.)。做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试想如何仅仅通过体势向别人传达这样的意义:我叔叔认为他是隐形的(*My uncle thinks he's invisible.*)。恐怕在经过手忙脚乱的比划之后,除了迷茫和误解不会有任何效果。

言语遗传学(Glossogenetics)

言语遗传学主要研究人类语言形成和发展的生物基础,它从另一个角度探寻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该研究方法关注人类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物种不同的独特身体构造。在人类早期阶段,我们的祖先开始双后肢直立行走,改变了前肢的作用。(Glossogenetics focuses mainly on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language. It starts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at some early stage, our human ancestors made the transition to an upright posture, with bipedal locomotion, and a revised role for the front limbs.)

尼安德塔人生活在大约公元六万年前,通过比较并区别他们和大猩猩的头盖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结果。尼安德塔人的声道较以前生物种群有变化,这些变化使区分一些类似辅音的声音成为可能。然而,直到公元前三万五千年左右,僵化的骨骼结构才得以重新构建并出现现代人的种种特征。在漫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一些与语言有关的物理特征逐渐出现,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是生物适应的一部分。当然,仅仅这些特征本身并不能导致语言的出现,但是这些特征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拥有这些特征的生物很可能拥有语言能力。(In th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there are certain physical features, best thought of as partial adaptations, that appear to be relevant for speech. By themselves, such features would not lead to speech production, but they are good clues that a creature possessing such features probably has the capacity for speech.)

生理顺应(Physiological adaptation)

与猿类向外倾斜的牙齿不同,人类的牙齿是竖直的,并且大致整齐。牙齿的这些特点对人类进食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和促进,但是在发 *f*, *v*, *th* 等音时牙齿的这种特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其他灵长目动物相比,人类的唇由更为复杂精巧的肌肉构成,因此唇的灵活性也相对较高,这样对发 *p*, *b*, *w* 等音很有帮助。人类嘴部相对较小,能迅速开合。同时,舌极为灵活并为形成不同的声音提供可能。(Human teeth

are upright, not slanting outwards like those of apes, and they are roughly even in height. Human lips have much more intricate muscle interlacing than is found in other primates and it results in flexibility. The human mouth is relatively small, can be opened and closed rapidly, and contains a very flexible tongue which can be used to shape a wide variety of sounds.)

另外,人类喉(包括声带)的位置也与猴子差别很大,在人类生理发展历程中,直立行走的姿势使头前倾,喉的位置降低。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相对较长的空腔,我们称之为咽,咽位于声带的上方,对于所有经由喉产生的声音,咽起到了共鸣器的作用。当然,人类喉的位置的变化也存在缺点,那就是人类更容易被食物噎到。或许猴子的喉部永远也不可能用于产生语言,但是他们也因此免于承受食物卡在气管的痛苦。对于人类来说,虽然食物卡在气管的危险性增加了,但是拥有额外的声音能力必定能让我们有更多的生存优势来战胜这个潜在劣势。(The human larynx, or the “voice box”, differs significantly in position from that of monkeys. In the course of human physical development, the assumption of an upright posture moved the head forward and the larynx lower. This created a longer cavity, called the pharynx, above the vocal cords, which can act as a resonator for any sounds produced via the larynx.)

人类大脑的侧化使左、右脑半球各司其职,大部分人的左脑负责分析任务,如工具的使用、语言功能等。人类使用工具和使用语言的能力密切联系,两者都与人脑的发展相关。(The human brain is lateralized, that is, it has specialized functions in each of the two hemispheres. Those functions which are analytic, such as tool-using and language, are largely confined to the left hemisphere of the brain for most humans. It may be that there is an evolutionar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ool-using and language-using abilities of human, and that both ar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brain.)。很多其他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认为人类用单独的声音或姿势来表示他们周围的事物。或许这样的行为是语言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缺少的是任何可控制的因素。任何语言,甚至包括手势语都需要将声音或者符号组织合并成特定的结构。在这样的过程中的确需要大脑某一部分参与其中并专门管理。

与工具的使用类似,使用语言时仅仅发出单个的声音还远远不够,人类必须具备将不同的声音恰当结合的能力。从语言结构的角度看,人类很可能首先发展命名的能力,以特定的声音(如:*Beer*)指代特定的事物。而更为重要的环节是将另外一个特定的声音(如:*good*)与前面的声音组合起来建立一个复杂的信息(*beer good*)。